

荷叶香香母爱浓

□ 林金石

夏天，正是荷香季节。每年的这个季节，我总会想起母亲，想起她做的荷叶饭。

记得儿时，我家的旁边就有一个小池塘，原本池塘一直闲置着，后来母亲说，不如拿来种莲藕吧，既可以供观赏，等到莲藕收获时节，又可以给餐桌增添一道佳肴。于是，父亲便从集市买回几斤藕种在了小池塘里。夏天来临，满池塘绿油油的，荷叶亭亭如盖，荷香阵阵弥漫，看着闻着，好不惬意！

一天，母亲把老去了的荷叶一割下来，洗净，然后放进锅里，再放上米，随后又放入一些腊肠、胡萝卜、瘦肉丁、鸡蛋、香菇、白糖、食盐、味精、生姜、葱花等，盖上锅盖，烧火。我有些纳闷，问母亲说：“妈，您这是在煮什么呀？”母亲摸着我的头，微笑着说：“这呀，叫荷叶饭，可好吃了，准保你喜欢！”我似懂非懂地挠挠头。

不一会儿，水被烧开了，一缕缕蒸汽噗突噗突地把锅盖顶得咯咯响，那蒸汽瞬间盈满整个屋子。浓浓的香味直入鼻翼，闻着那香味，不禁让人惊呼：“好香呐！”半个小时后，掀开锅盖，轻轻装上一碗，细吞慢嚼，鲜滑柔软，唇齿留香。母亲说，荷叶饭具有清热解毒、健脾开胃等功效，是夏季的佳品，多食用既能养生又能健体。

那时，正好我患有积食，胃口糟糕透了，总是这不想吃，那不想吃，母亲为了让我多吃点，曾尝试过多种方法，都不奏效，后来她从一本医书里看到了一个偏方，说荷叶可以治疗积食，于是母亲便想出了做荷叶饭的办法。果然，自从母亲做了荷叶饭后，我的胃口得到了大大的改善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每年的夏天，荷叶飘香时，母亲都会为我做荷叶饭吃。

后来，我去了远方读书，毕业后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工作，每年只有春节才有空回一趟家。每次回家，母亲总会

惊喜地说：“可把你盼到了。”一边说着一边从厨房的梁上拿出一捆干枯的荷叶，“这荷叶是今年夏天留下来的，想着等你回来时再煮，可是一直都不见你回来，如今回来了，可用得上咯！”说着，便拿着那捆荷叶去洗。这时，我突然发现，母亲的发已苍白，身子也已瘦削，步履蹒跚，顿时，我的心一阵抽搐：原来，母亲老了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是风霜雪雨，还是流年偷换，她依然年年不忘的是她的孩子呀！

看着眼前的母亲，我不禁泪眼婆娑，上前一把将她拉住：“妈，您歇一会儿吧，这回让孩儿做一回荷叶饭给您吃！”母亲咯咯地笑了：“你是读书人，手脚嫩，这些粗活我来就好了！”说着便拿着荷叶去洗了。

待母亲把荷叶饭做好后，我足足吃了三大碗，那一刻，我发现，母亲做的荷叶饭是我吃过的最好吃最香的食物，因为，那里面藏着母亲深沉的爱！

游长寺山人住春谷民宿山庄

□丁先

久居闹市，向往山林。2018年仲夏，应友人之约，几位好友同游了繁昌县长寺山，入住山边的“原居·春谷民宿”，圆了我的向往山林之梦。此地青山如黛，绿水如碧，茂林修竹、民居古朴、青堂瓦舍、小巷曲深，让我流连忘返。

长寺山，位于繁昌县孙村镇长寺村境内，在钳口水库上游，属钳口水库集水山谷。长寺山有两条冲，一为长岭，二为寺冲，长岭冲为西北东南向，寺冲为东北西南向，北高南低。两冲水流均入钳口水库。此山属丘陵低山，山体不高，海拔有三四百米，植被茂密、杂树繁多，郁郁葱葱，特别是长岭冲有两处竹林十分壮观，是登山的好去处。两处竹林的竹子十分茂盛，每棵竹子有碗口粗、十多米高，个个挺拔向上，随山就势连成竹海，微风吹拂，竹叶沙沙，进入竹林，林外暑气即刻烟消云散，不知不觉满口生津。此山由于偏僻，鲜有人来，山上亦无登山之路，但山势平缓，沿着山溪，皆可到达山顶或竹海深处。

春谷民宿，就在长岭冲西山竹林怀抱之中，被竹林包裹着，以深浅巷道相连，串在乡间蜿蜒的小路上，像镶嵌在青山绿水中的宝石，点缀着那山那水。春谷民宿，是按照国家绿色发展的政策要求，响应“要搞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号召，利用长寺村闲置的农房改造而成的，随原居民房屋庭院的自然面貌而修葺，修旧如旧，外观基本不动，进行室内改造，增添卫生浴洗和文化设施与环境布设，方便客人居住。春谷民宿庭院花木葱茏、古

树参天、修竹亭立，室内生活和文化设施齐全，融入乡村民俗，伴以山光水色，温馨宜人，使客人感到就是自己的家，极解怀旧、乡愁、地域文化之渴。

入住春谷民宿，开门见山，推窗见绿，呼吸的是山野清新空气，闻的是花香、草香、树木香，听的泉声、鸟声和蝉鸣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你可以什么都去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，听任一袭清风，让时光静静的流淌。

入住春谷民宿，夜晚静谧，无灯火耀目，只有满山遍野的萤火虫漫舞，远处或许传来一两声犬吠，把你牵引在乡间的小道上，远离了市井的喧闹，不再想争逐名利，放缓脚步，物我两忘，享受着归田园居的富有，或者给被创的心灵疗伤。

入住春谷民宿，你可以享受美食。这里的美食是典型的徽菜风格加南北风味，适合南来北往的众客人。这里美食，美在食材，鸡、鸭、鱼、肉、时蔬等皆是当地所养所产，绿色食品，纯天然之材，加之山泉烹煮，其味美可想而知。记得在此吃过的红烧小鲫鱼，那种鲜美，真想连汤汁都扒在饭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大快朵颐，也可以细细品味生活之美。

到春谷民宿，你可以一个人来，静静地在这里思考，返朴归真；你也可以两个人来，畅叙幽情，享受闺蜜；你也可一家人同来，寻找城市所没有的慢节奏和不被打扰的天伦之乐；你也可以像我们这样，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来这里同乐，登山涉水，感受江南灵秀、画里最美。

手把青秧插满田

□王富强

唐朝布袋和尚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《插秧偈》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艰辛的劳动场景被诗歌涂上一层艺术色彩，乍眼一看是乎蕴藏着雅致和参悟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其实插秧是最苦、最累、程序最多的一项农活。

家家户户对插秧都非常重视，只有秧插到田里才能长出丰收的稻谷。将水田耕犁好、施点打底肥、放上适度的水，做好插秧前的准备工作。父亲晚上找几位邻居协商帮忙事宜，第二天大清早便带领他们来到秧田拔秧。

人多力量大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秧苗全部拔完了。用竹篮装着，挑到待插的水田边，站在田埂四周，把秧苗均匀地抛撒开，前后左右间隔适中，星星点点的布满水田。

插秧前先拉好秧绳，每隔一米拉一道绳，在这个宽度里要插五棵秧。根据当天的风向判定是从田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，这叫插顺风秧。只见插秧的人左手拿着一把秧，拇指与食指夹住秧苗的根部迅速插入泥中，一边插一边往后退，手与手、手与脚协调一致，配合紧密。经验丰富的人插秧，你听到的只有欢快的水声，宛如玲玲悦耳的音符在谱线上跳跃着。而且前后左右距离匀称，横平竖直，就像用尺子量过一样，一眼望去，真是舒服。

看着大人们娴熟的插秧动作，那份利落，那份洒脱，真让人羡慕不已。于是，我卷起裤腿，弯下腰插起秧来。可秧苗一到自己手里就不听话了，心想扯下四五棵，结果不是多了就是少了。这还不算，插下去的秧苗

东倒西歪，连自己都觉得难看死了。看似简单的劳动，也讲究个中的要领和方法，生活这座大舞台就是让新人慢慢地历练、渐渐地提升。

秧田里的劳动环境是恶劣的，背上烈日暴晒，胸口是暑气蒸烤，还有蚊蚋叮咬和浑身柔软的蚂蝗附在小腿上吸血。因为是刚参加生产劳动的原因，我的忍耐性太差了。长时间的一种劳动姿势，感觉腰酸腿痛，双脚不由自主地来回挪动，因为脚挪动踩出的泥坑就多，如果一株秧苗正好插在泥坑里或是边缘，秧就有可能在水的浮力下漂苗。有时索性跑到田埂上坐一会，或是站在原地扭动腰肢。父亲用一句通俗的民谚提醒我：不怕慢就怕站。听到这话我便狠狠心咬咬牙，使出浑身涓埃之力。人的意志和承受力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，只有经过一番烈日的暴晒、高温的炙烤、机械的重复，才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粒粒皆辛苦。

家乡一年种两季水稻，也要插两次秧，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，我插得一次比一次好。后来家里插秧不再请人帮忙了，我和父亲相互协作，一天一块水田，每当完成所有的劳动作业后，人才轻松地舒上一口气，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。薄暮湮没，白天忙碌的村庄渐渐沉寂下来，圪垯的田野飘来阵阵凉爽的晚风，呼吸着饱满酣畅的乡土气息，踏着长庚星莹莹之光回家歇息。

三天后，我栽下的秧苗苍翠欲滴，它们在新的田地里开始返青生长了。清晨，我肩扛锄头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欣赏随风摇曳的嫩绿的禾苗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，哼上一段小曲抒发内心无限的快乐。

难忘那年突击征集

□马政保

提起合钢，年纪大些的合肥人都很熟悉：当年合肥乃至安徽的骨干企业，全国有名。然而，自从合钢被马钢重组后，合钢这个名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回想起合钢被重组的一幕幕又仿佛就在眼前。

2006年5月，合钢的主业被马钢重组，一个运行近五十年的国有企业面临重大改制。当时合钢档案馆的职工都被“分流”走了，有一天，公司办公室领导突然找到我，要我把合钢档案收集管理工作接下来。那可是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啊。我向老档案员咨询，又去市档案局向一位曾经在合钢工作过的同志请教，答案是一致的：特殊时期，突击征集。

一天，《合钢报》报社张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来到他办公室，只见满地纸屑，几个人正在整理资料和私人物品，张总编指了指文件柜的一摞报纸说：“这是所有的《合钢报》合订本，一期不少。”我如获至宝，急忙叫来同事，把几大捆报纸收到办公室，后移交到档案馆。这是我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征集到的第一批资料。

一年多后我又接到了征集合钢电视台历年影像资料的任务。原电视台李台长帮我把所有的资料片清理出来，最终移交到馆内。这里面有历年各级领导视察合钢的影像资料，有新闻片和专题片等。

财务档案的征集不仅量大而且颇费周折。合钢钢铁主业生产厂都有财务科，几十年的运行留存了大量财档。合钢公司专门印发了文件，编制了接收时间表，集团财务总监亲自督促。可是，原单位财务人员有的退休，有的在竞聘新岗位，根本无暇办理移交。我联系马钢（合肥）公司办公室，请求给予支持，这样，几个厂的财档才开始整理，提供清册。可是正在往馆内送时，新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出门制度，我又协调办理统一出门手续，保证了移交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移交时正值7月高温酷暑，六层高的馆楼没有提升机，我带领手下秘书、打字员、勤务员人背肩扛，把一摞摞账簿、凭证、报表收入馆中。那些又薄又脆的纸片，有1956年合钢建厂的第一张凭证，有依稀可辨的账簿，都十分珍贵。

2006年5月1日起，新公司全面运行。合钢决定将续存单位全部搬到合钢股份公司楼，面对人去楼空的综合办公楼，我仔细搜索着。原办公楼门厅上方镶嵌着十余块合钢获得的主要荣誉和资质，我带人小心翼翼地取下；门柱上斑驳的“合钢集团有限公司”木制大牌被拆卸，用板车送到馆内。

见到一些认为有价值的东西，也尽可能征集。我征集的合钢历年电话本就有十余个版本，这些电话本的发放范围、编制单位、装帧印刷都不一样；我还收藏到几本影集，上面有合钢劳动模范的工作照，还有战斗英雄丁晓兵到合钢作报告的照片；在花冲公园旧书市场，我见到一本专辑，这里面记载了1975年六三〇会战故事，立即买下，送到馆中。

合钢保卫处和劳资处的历史资料多，有的关系到个人隐私，我找到续存单位负责人，要求入馆。那些案件卷宗、招工名册、介绍信底根、股权证书才统统收入馆中。

转眼间，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那些征集来的东西也不都符合进馆要求（后来才知道，进馆收藏也有“门槛”），但是，面对这些记载着合肥市工业文明的介质和不可再生的资源，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，作为档案管理人员只能突击征集，只为将来少一些遗憾而已。